

尚書知遠錄
一
二
三

侯菴經集



與猶堂集卷之三十一

冽水 丁鏞 述

尚書知遠錄一

余○惟○讀○書○之○法○必○先○明○詁○訓○詁○訓○者○字○義○也○字○義○通○而○
后○句○可○解○句○義○通○而○后○章○可○析○章○義○通○而○後○篇○之○大○義○
斯○見○諸○經○盡○然○而○書○為○甚○余○所○以○先○致○力○於○詁○訓○者○此○
也○後○世○談○經○之○士○字○義○未○了○議○論○先○起○微○言○愈○長○聖○旨○
彌○晦○毫○釐○既○差○燕○越○遂○分○此○道○術○之○大○部○也○歐○陽○夏○侯○
馬○鄭○之○說○未○必○皆○淡○中○聖○旨○余○之○必○窮○搜○極○覓○蒼○萃○而○
章○顯○之○者○為○梅○蔡○也○書○者○古○籍○也○其○奇○字○險○句○戟○口○刺○

喉○二○京○名○儒○盡○力○疏○鑿○人○殊○其○釋○家○異○其○訓○多○聞○闕○疑○
正○在○此○經○而○梅○蔡○以○來○掃○蕩○前○古○橫○據○來○今○其○善○者○皆○
襲○前○人○而○掠○其○美○其○未○善○者○又○滅○去○僉○謀○孤○存○已○見○後○
生○末○學○但○知○開○闢○以○來○有○是○書○便○有○是○注○而○其○源○流○本○
末○鮮○有○知○者○不○可○歎○矣○乎○余○執○梅○蔡○之○說○其○與○古○訓○同○
者○舍○之○其○不○同○者○反○覆○詳○覈○或○是○古○而○非○今○或○捨○故○而○
取○新○其○或○古○今○皆○疎○者○時○附○已○見○餘○並○闕○疑○以○遵○夫○子○
之○戒○書○粗○成○名○之○曰○尚○書○知○遠○錄○其○謂○之○知○遠○者○何○書○
之○爲○教○知○遠○而○已○詁○字○訓○句○歸○知○遠○古○帝○王○之○事○而○已○
和○之○柰○何○將○以○施○諸○今○也○其○有○不○合○者○柰○何○曰○不○知○之○

故不合如其知之今猶古也如考績之類是也凡七卷

堯典○曰若稽古

梅云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蔡云曰若者發語辭史臣

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

史記武帝立燕王策曰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

北土稽先生曰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魏高貴鄉公

曰稽同也古天也謂堯能同天○鑄案梅氏竊稽說以注

堯典也魏主之說出於鄭玄

見古訓

蔡說是也然讀至帝堯絕句猶夫未然何者詞例至臯陶

謨而不通也曰若稽古者猶今之臣謹案當於是絕句

大毛

可亦餘見前

上巳六

格于上下 梅云至于天地。蔡

上者天也。下者民也。蔡於臯陶謨達于上下節訓之曰上

天下民於此不得異釋也得天下之歡心以事上帝者二

帝三王之大義不可沒也。格者乎感也。

克明俊德 梅云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毛云大學引經之解可解經乎學記云師無當

于五服五服不得不知人親中庸曰忠

堯推其德自身而家國天下此大學之道之淵源所出朱

子撥開蔽障昭闡大義取有異言者道之蠹也九族者吾

一家之親堯不能自親其族舉義和任四岳用舜禹而後

奉之為師始敦始睦晚矣

以親九族梅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蔡同林

梅說即鄭玄古文學也林說即歐陽今文學也大傳

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

食而人道竭矣上治者上至高祖也下治者下至玄孫也

旁治者旁至三從兄弟也故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大傳

上四世下四世則九世也九世之族謂之九族也朱子曰

上殺下殺旁殺只看宗族圖可見如家禮五正是九族之

正義也

隨季梁曰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年桓六禋祀者宗廟之禮

也妻族妻母之族外祖父母姨母之子於宗廟何与哉杜預

亦從此今大傳之云合族以食亦指祭祀之禮於母族妻
 文謬義且林說非矣從母未必是一人姑姊妹未必是
 族無涉○且林說非矣從母未必是一人姑姊妹未必是
 各一人則不可約之為九族或至數倘已無姑姊妹而亦
 無從母焉則九族闕其三矣已若無女又皋陶謨曰惇叙
 九族若是者雖欲惇叙末由也已其一矣

平章百姓梅云百姓百官蔡云百姓畿

百姓者貴族也堯之時有姓者甚少故謂之百姓及至後
 代得姓者日繁民皆有之故立政有奄甸萬姓之語而萬
 姓百姓始相通用至如五子之歌稱萬姓仇子咸有一德
 稱俾萬姓咸曰大哉則賡物也詩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此分而二之如堯典也毛萇云百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

知此合而言之如立政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

十四人姓可易得哉禹治洪水十三年僅得似姓四岳佐

之僅得姜姓見周語太姓之難得如此安有畿內民庶可

稱百姓集傳必欲與大學巧合故權為此說耳當時雖明

明揚陋而考其登庸之人則八元八凱皆出帝胄瞽子鯀

腹盡是華閥蓋其人文始闢世類未廣聰明才俊之士不

起於下戶也故曰百姓者貴族也猶後世之

楚語觀射父曰百姓千品萬官兆民以奉之又曰王公之

子弟能聽其官而賜之姓以監其官是謂百姓韋昭云百姓

韋昭云百姓受

者氏姓

平者辯也古文平章者彰也貴族大家之中其賢邪智愚

堯能辨別而章顯之則朝著廓然昭明而一塵一滓無敢

蓄翳於其間此之謂百姓昭明也

下甲
六

協和萬邦疏云於萬邦變言協和其實相通也

疏義非也炎黃以來諸侯習用干戈互相侵奪堯以大德

鎮撫諸侯使之協睦而納之軌度之中四朝一巡考其功

績無有一邦或敢梗化此所謂協和萬邦也協和二字豈

可通用於上句乎

下甲
七

乃命羲和梅云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又云此舉其目下別序之

朱子曰義和即是那四子或云有義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

馬融鄭玄並以義和為六人以掌天地四時梅氏始以為

四人云此舉其目下別序之而天地四時依然世掌不通甚矣當時

六官非如周禮六官之只戴古名天官實掌天事地官實

掌地事楚語稱重司天黎司地觀射父而呂刑謂之絕地

天通者是也春夏秋冬之官實掌春夏秋冬之事若少皞

四鳥之職是也昭十先儒謂國語所云堯育重黎之後者

即此義和見孔則義和之職不但司天亦當司地非四人

所能舉也况少皞設官儼有鳳鳥氏一人立為曆正而又

有四鳥之職分掌分至啓閉杜預以四鳥為曆正之屬官

則二仲二叔之外明有曆正一人總領是事梅氏之以六
為四豈中理哉古訓之不可輕改有如是矣○但馬氏謂
義掌天官和掌地官考之經文未有明驗少皞之制亦只
有曆正未有一鳥別掌地官以此推之義和二人並是曆
正無地官也周禮官正亦二人然曆象日月天之事也敬授人時
地之事也亦火正黎之司地亦只是司氏四時之官亦所以承弼曆正故
日中星鳥天之事也東作民析地之事也馬說不其洵矣
哉○當時正曆授時為天地間頭一件大事故張皇如此
而正曆授時之外一事未嘗侵越故少皞之制四鳥五鳩
截不通事至周禮六官則於五鳩之職蒙以四鳥之名假

借而已非有實理少皞只用人啓司閉與堯制不同鄭玄混

倉制遂云稷為天官司徒為地官見古訓不亦謬乎○漢書

魏相欲以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以順

四時此又小兒豎屋不足述也

管子五行篇曰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

地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大封而

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又

曰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理故使為廩

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

徒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

李獄官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

也○案管子未必皆夷吾手筆黃帝六相之制亦頗雜亂

未可信也大戴禮千乘篇云司徒司春司馬司夏亦與諸文不合

宅嶠夷梅云居治東方之官○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疏云居在帝都而

遙統領之○蔡云賜谷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在東表之地

四宅之地有名有號有田可略夷貢云嶠有邑可城大雅云城

此朔方二仲二叔身不往宅遙自統領食采者乎湯沐

者乎胤征序云羲和酒淫胤往征之既在京師何云往征

既○是○單○身○何○勞○征○伐○當○時○九○州○之○內○都○是○諸○侯○王○畿○之○外

本○無○閒○地○二○仲○二○叔○將○寄○寓○於○諸○侯○之○邦○時○來○測○候○而○去

乎凡解古經疑則闕之可解則明凌之模糊爲說違於事
理者不可從也侯於殷曰宅殷侯於魯曰宅曲阜宅也者
實居也非虛名也

堯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東岳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
明明二仲二叔奉瑞執贄朝于方岳以述其協時正日之
職又何云身居京師遙統領之○治曆明時之法協則全
協差則全差二義不知秋冬二和不知春夏無是理也何
况岵夷之民亦有西成柳谷之民豈無東作特以義之述
職每在東作之時和之述職每在西成之時故分職如是
卽其一字一句皆中情法文理密察盛水不漏真可爲法

圭之法不惟洛陽爲然凡與洛陽南北同度者其南表景短北表景長皆如洛陽至於景夕景朝之說此古人疎處天下萬國皆以日到人頂爲正午朝鮮日本與西蜀大秦無以異也若如土圭之說則日本之人午前甚短大秦之人午後甚短豈理也哉天下萬國午前後莫不均乎此地圓之確證也今也立中表於洛陽之中而遽以洛陽爲天地所合陰陽所和之地可乎總之寅賓寅饒與土圭之法無相涉也

且如注說必於春分之朝識其方出之景又於秋分之夕識其方納之日則是其意欲以日景執定真正之春秋分

也故一人於陽谷候其初出一人於昧谷候其没入蓋欲
早見其出晚見其入以求是日之真刻分也然欲得真刻
分須於一處並候出入二人分候東西則其刻分贖得若
于帝堯聰明文思其透闊蒙昧豈至如是假如嵎夷在平
陽之東千里昧谷在平陽之西千里則羲仲於出日加得
二刻二分和仲於納日加得二刻二分兩人各計則其所
贖四刻四分天下有如此不曉事之帝堯乎無是理也

宅南交

梅云夏與春交。蔡曰南方交阯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

羲和四宅皆在九州之內嵎夷在青州

據禹貢 柳谷朔方不

出雍冀

並詳不應南交獨在萬里之外 一統志交阯距北

厥民夷梅云夷平也老壯在田与夏平也。蔡云暑退而人氣平也。

夷者傷也芟也左傳云芟夷蘊崇之夷者芟也農既西成

民方錕刈此之謂厥民夷也

宅朔方梅云言一方則三方見。蔡云朔方北荒之地。

朔方地名出車詩云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毛萇云朔方近

獫狁之國疏亦云朔方地名。六月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則朔

方要与太原相近正在冀州之地○若漢書地理志所載

朔方渠搜之朔方是在雍州之西与此別也

疇咨若時梅云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者百揆之職也揆者度也易云揆其方詩云揆

之以百揆者百工之度也百工秦績有大臣為之量度而考校之此之謂百揆也梅說恰好不可少也○此節蓋求

百揆之材

周禮賈序引鄭註以疇咨若時為堯末年事非也鄭於書

大傳之註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為六卿見古兩

說豈不矛盾乎

咨四岳梅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蔡云四岳

以二仲二叔為四岳此本鄭玄之說四子之職治曆授時

而已與周六卿截不相類前已見鄭既以四子為六卿又以

四子為四岳其義極謬何苦竊之○周語太子晉以禹與

云底可積三載似非釐降後三年也九男二女以事舜於
雖然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句而攝政二十八載帝乃殂落
則徵庸之後攝政之前唯有三年之隙史記不可從也三
年之內五典百揆四門大麓驟用驟升遂命以位不可以
常法論也○當時黜陟人物皆待三考而獨於舜不拘格
例一考便升故史臣持書之

受終于文祖

梅云堯文德之祖廟。疏云七世之

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克此七數。蔡云堯始祖之

唐虞廟制後世無傳唯魯語展禽之言曰有虞氏禘黃帝

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逵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為祭

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則宗堯舜崩

則子孫宗只此二文微見一斑今考帝繫堯與帝饗皆非

舜祖有虞氏之禮胡若是也竊嘗息之五帝之禮與三王

之禮截然不同不可以後世習狂之見議其得失也三王

傳世其祭法以祖考血脈之傳為重五帝禘受其祭法以

神聖道統之傳為重豈可一例論哉况郊社二祭又與宗

廟之禮迥然不侔郊以祭天而聖人配食夏以鯀殷以冥

是也見祭社以祈天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而聖人脰食

夏以柱殷以棄是也見國語后土三王以降郊禘祖宗皆

以祖考惟社稷尚遵古法得天下者雖非句龍周棄之子

孫。句。龍。周。棄。莫。之。敢。逆。眼。慣。耳。熟。視。爲。故。常。其。實。郊。禘。祖。宗。其。在。五。帝。之。時。莫。不。皆。然。堯。與。帝。嚳。雖。非。有。虞。之。祖。而。不。害。其。宗。之。郊。之。也。蓋。五。帝。官。天。下。顓。嚳。堯。舜。雖。皆。黃。帝。之。孫。所。重。在。道。在。功。在。德。非。在。血。脈。也。若。使。顓。頊。必。崇。昌。意。帝。嚳。必。崇。橋。極。玄。囂。而。帝。舜。必。崇。瞽。突。橋。牛。句。望。敬。康。之。等。纜。得。位。必。立。七。廟。纜。遜。位。毀。爲。灰。燼。如。後。世。革。命。之。法。則。豈。所。謂。以。聖。傳。聖。者。乎。吾。知。五。帝。之。時。必。無。此。事。有。虞。氏。之。郊。嚳。而。宗。堯。又。何。足。疑。哉。或。問。禘。之。說。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孔。子。美。之。而。不。言。者。誠。以。郊。禘。之。禮。古。今。不。同。生。於。三。王。之。世。而。敢。言。

五帝之義者非臣分之所取出也。五帝之時，堂堂宗祀亦
惟道德是問，神聖是躋。况於郊，天子郊禘祖宗四者之禮
無一而非配天。孝經云：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配天必以神聖神聖
豈必每萃於一家哉？故鯀殛死於堯，舜之世而夏人郊之
冥勤其官而水死，聖德未著而殷人郊之。雖謂之不由勢
力，吾不信也。自夏后以降，郊禘祖宗之禮皆苟焉而已。乃
孔穎達却謂帝堯之時亦當有七世之廟，不亦謬乎？殷之
時去古未遠，與於宗祀者惟是三宗。周惟文武成康列於
世祀，漢惟太祖太宗世宗世祖肅宗之等，謂之世室，乃可
稱宗。唐宋以降，無帝不宗，無宗不世，其視五帝之世邈乎

其天淵矣

由是觀之文祖之或顛或訾雖不可知受終文祖之禮亦

有可以想見其髣髴矣此之謂知遠○馬融以文祖為天

尤大謬也陳綽云宗祀瞽瞍以配帝自與宗堯之廟不相

以後世之禮加諸上古無一而不亂經也

璿璣玉衡梅云璿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

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

所以窺璣猶今之渾天儀也

政辨察天文以審己當天心與否○蔡云七政日月五星也

璿璣玉衡非象天之儀器也其謂之渾天儀之類者馬融之妄也蓋自黃帝以來世修歷紀逮讐至堯其術彌備故

堯令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象也者儀器也堯己爲之况於
舜乎余之難之者非謂舜之時朴而不能有儀器也假使
有之飾以珠簫以玉非理也梅賾曰璿美玉也本馬蔡沈
曰璿美珠也梅通身材之以山出之玉而蔡歷錄然文之
以木物之珠如梅之義則鉏牙刻鏤回合之巧無以如銅
鐵也如蔡之說則舜爲奢侈主好作淫技竒物無益之觀
者也孔穎達引左氏璿弁玉纓以文其誤何其勞也且璣
小珠也貨殖傳珠璣璫瑁得以並稱而禕書二曰璇三曰
璣亦必雙舉此又何物也且馬融以外儀爲璿璣中簫爲
玉衡而其視弟子鄭玄己背其師說玄之註書大傳以中

○第○二○人○遷○移○不○安○若○是○哉○其○臆○勑○而○無○所○據○可○知○也○又○司
○馬○遷○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春○秋
○運○斗○樞○璇○璣○權○衡○各○有○其○名○而○司○馬○貞○亦○遵○斯○義○王○勃○益
○州○廟○碑○珠○衡○玉○斗○亦○出○緯○書○而○以○斗○四○星○爲○玉○斗○杓○三○星
○爲○珠○衡○故○馬○融○又○謂○北○斗○七○星○各○有○所○主○二○主○日○月○五○主
○五○星○則○又○以○七○星○爲○璣○衡○也○其○說○之○周○章○眩○轉○不○可○執○定
○如○此○而○世○之○討○經○義○談○曆○術○者○堅○以○璣○衡○認○作○渾○儀○膠○固
○釘○滯○莫○之○能○解○不○亦○謬○乎○○大○抵○渾○天○儀○之○制○無○所○爲○衡
○凡○稱○物○之○輕○重○者○謂○之○衡○車○之○有○衡○亦○以○其○前○後○軒○輕○衡

能平之故得衡名也今渾天儀之橫簫無軒輕低昂之用

何以謂之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

以視星辰又宋錢樂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其制非衡強名為

衡眼慣耳熟不復置疑然堯典一篇衡字有二其一即不

應其義若是之懸殊也○璿玉不可以為渾儀故耿壽昌

作渾儀則鑄銅為之錢樂作渾儀則鑄銅為之蓋其機軸

環轉之巧牙輪刻鏤之工非銅不可也安得堯舜之時獨

以美玉為機又以美玉為簫哉此謬悠之說耳

政也者正也上以改正民故謂之政日月五星何得為政

洪範八政食貨居首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王制八政度量在列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為四曰制

管子五政幼孤是先一曰列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列

阻修封疆正阡陌五曰申鑒六政恤民居中

無殺魔天毋塞華絕芋申鑒六政恤民居中

任賢四曰恤民五十二荒政其目可數一散刑四弛力五舍

禁六去幾七省禮八殺哀九蕃樂以至苟悅之五政一興農

桑二多婚十審好惡三曰宣文教四曰胡大初之四政一興農

立武備五曰明賞罰見後漢書曰軍簽二曰自

農桑四弟三曰勸我邦之三政曰軍簽二曰自

凡以政為名者無非所謂上正民之事豈有日月五星在自

天成象而可云七政者然且天下之策不可齊者即日自

月五星之躔次度數也故曆法彌精彌不得齊天有歲差自

暮有積分離合交食振古不齊舜雖以美玉創造渾儀以

至齊七曜則非其用也察之則可齊之柰何○且云聖人

察此璣衡以驗己之失政馬說見古訓則七政仍是王政与七

曜無涉也

余謂璿璣者尺度也玉衡者權秤也七政者洪範八政之

類也何以言之璣者幾也以玉為璣故幾者度也詩云卜

爾百福如幾如式楚茨幾者度也書曰爾無以釗冒貢于

非幾願命幾者度也易曰知至至之可与幾也乾卦幾者

度也禮曰御瞽幾聲之上下玉藻幾者度也又幾者界限

也少儀曰車不雕幾謂漆飾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易其代哭之限

皆此義也古制方千里曰畿積十為百積百為千而其文
從幾作畿幾者尺度也後世問數曰幾何幾者尺度也

王制曰齊其政不易其空齊其政者齊八政也聖王之為

治也齊其政而已故巡守方岳其第一件最大事曰同律

度量衡王制曰齊八政以防淫王制之齊八政帝典之齊

七政其將異釋乎大戴禮盛德篇云均五政齊五法亦以王政言

論語末篇載周武王革命之初第一大政曰謹權量審法

度繼之曰四方之政行焉權量固所以行政也明堂位載

周公攝政之初第一大政曰制禮樂頒度量繼之曰天下

大服度量固所以行政也月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

石角斗甬正權概

春秋再

管子七法曰尺寸也衡石也斗

斛也角量也謂之法吳越春秋云禹調權衡平斗斛以為

法度舜受堯禪其一初大政之必在於尺度權衡又何疑

哉穀粟之食非此不齊刀布之貨非此不齊祭祀賓客之

供司空司徒司寇之掌饗餼服節日用百物之劑非此不

齊天下事有大於是者乎度量衡精則天下治度量衡不

精則奸偽詐竊紛爭辨訟起焉故朱子謂黃鍾為萬事之

根本舜之在璣衡以齊七政非所謂知本者乎

古人尚儉其必以璿玉為之者何也木尺木衡詐偽之所

由興也物體彌堅則其刻鏤彌精物品彌貴則其詐冒彌

難此其所以璿玉也故東氏嘉量改煎金錫考工漢書律

曆志律度量衡皆以銅鑄班固曰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

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銅也○晉書

律曆志泰始十年考古器有玉律銅斛銅尺案史律曆志云蔡邕銅籥

尺同後周玉尺北史趙斐傳斐出為冀州刺史市多奸詐斐為銅

斗鐵尺置于肆百姓便之三器圖云隋開皇官尺謂之鐵尺唐書禮樂志

云張文收既定樂鑄律銅斛銅秤与古玉尺玉斗同藏于

太樂署

禮于六宗

梅云精意以享○張髦云三昭三穆

禮者煙也義見前編武成條○三昭三穆者七世之廟也是

堯之七廟邪舜受堯之天下不受堯之宗祧禋于堯之三昭三穆無義也是舜之七廟邪舜方攝政未嘗踐位立七廟太早也梅蔡之訓本出祭法不可易也

輯五瑞

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圭璧。毛云五瑞為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與周禮典

瑞一文同五禮為吉凶軍賓嘉與周禮宗伯文同二生一死為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與周禮六摯

文同說者遂謂此是以周禮解虞禮子謂此皆不讀書人所言向使此注出于馬融鄭玄諸儒則所

據者是周禮此註出于安國則所據者是真正虞禮何則以安國不曾見周禮也周禮出于武帝末

至漢成校書始頒于世

虞禮周禮可同可異姑舍是梅賾獻書本缺舜典故當時

諸生雜取王范之註補之上丁毛生亦既知之矣今也盛

氣努目欲以引用周禮者並作孔安國之手筆抑何故也其無故發怒狂言妄說皆此類也

柴

梅云燔柴祭天告至。蔡云燔柴以祀天

鄭康成以此謂之考績柴訓見古此大義也禮曰天子適四

方先柴牲郊特四方者四嶽也雖然若云告至而柴則凡車

駕所停皆當有柴柴太數矣若云無故而祭天即秦皇漢

武封禪之謬典非堯舜之所得有也唐虞之治考績而已

百官考績皆於京師至於諸侯之績必於方岳考之誠以

入其境觀其風察其田野審其溝洫稽其制度驗其謠俗

而後乃考其績此所以必於方岳也故古者巡守謂之巡

功春秋傳蘧啓彊之言曰小有述職大有巡功昭五年夏本

祀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

會計也贊文其云計功豈非考績乎周禮漢書皆以考績

謂之會計文相合也考績之必先柴何也古者會盟亦必

祭天觀禮方明之制亦其緒餘也方明非祭天神乃考績大

禮關係生民休戚毫末不公天必殛之所以天子領率羣

后燔柴祭天獻此忱悃然後羣后各奏其功天子合考其

績此堯舜禹之通法也堯初年已有此法故柴之為禮非

以考績乎○考績柴如後世之焚香告天

協時月正日

梅云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
甲乙使齊一也

天下之所不可齊一者時月日也北極出地每千里差四
度則節氣時刻各國不同不可齊一也日出入早晚每千
里差一刻一分義見前則日月交會各國不同不可齊一也
舜之所以協時月正日者正欲考四方節氣早晚及日出
入時刻以驗曆法之差合而改之正之極欲齊而一之不
亦謬豈周制太史頒告朔于邦國義和當時曆象授時亦
必頒布于諸國諸國但當遵而用之豈有私自造曆違時
亂日之理舜之所求正欲於各方各國間其不協以驗吾
曆之果無膠滯也假如日食其在京師明在一日寅正而
其在各國或在辰初不能早見或在丑末不能看驗日未出

或仍有不食或食有半既地人目所見隨帝舜於此當知各

國日月之會原有不同豈必力圖齊一如梅氏之云乎春

秋之時曆法不明日食或在晦日莊十八年三月或在二日隱三

月帝舜巡行諸國察其紀錄或有如是者便知時月有舛

即行釐正此之謂協時月正日

修五禮 梅云吉凶軍賓嘉祭同

鄭以五禮為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見古訓蓋云虞禮未必

同周禮也禮日本無定數王制有六禮管子有八禮何必

五禮之目互古不變五等諸侯禮各不同服章有等旗旒

有數餼牢有差籩豆有級田祿有限封疆有度一文一物

莫或相同考諸司服中車大行人掌客孟子王制春秋傳
諸文其別森然二帝三王雖有損益五等諸侯之有五等
禮制必無異也然且侯伯子男其為人君則一也勢均位
偏寂易侵越一或僭踰亂之本也天子巡方之日苟不能
點檢整頓而任其汎濫唯意所欲不出十年天下必大亂
矣修五禮之爲修五等諸侯之禮不其審矣乎○五禮五
玉文句相連五玉旣爲五等諸侯之玉則五禮亦是五等
諸侯之禮

吉凶軍賓嘉雖亦王者之大政喪禮昏禮之等恐於山上
修治不得

與猶堂集卷之三十二

冽水 丁鏞述

尚書知遠錄二

堯典下 ○五玉

蔡云五玉即五瑞。毛云五瑞五玉似有分別。周禮六瑞六摯原屬

兩事五瑞是瑞五玉是摯

王有_○二_○制_○一_○曰_○王_○瑞_○二_○曰_○王_○器_○據_○周_○禮_○大_○宗_○伯_○以_○王_○作_○六_○

瑞_○以_○等_○邦_○國_○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_○王_○作_○六_○器

以_○禮_○天_○地_○四_○方_○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禮四方又_○典_○瑞_○掌_○王

瑞_○玉_○器_○之_○藏_○鄭_○注_○云_○人_○執_○曰_○瑞_○禮_○神_○曰_○器_○瑞_○器_○有_○別_○而_○均

之_○為_○玉_○毛_○乃_○云_○瑞_○玉_○有_○分_○不_○亦_○謬_○乎_○此_○節_○不_○云_○五_○瑞_○而_○謂

之五王者玉帛是對頭之物帛若言幣玉當言瑞帛既云帛玉亦云玉也○瑞亦摯也執玉曰瑞執禽曰摯而可分乎

三帛梅云諸侯世子執襦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蔡同

梅蔡之說本出王肅見正義蓋以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道

子攝其君代其父未誓則以皮帛禮子男未誓未又云公

之孤四命以皮帛既小國之君鄭云上公得命故歟辛附合

遂有此說然附庸執帛三禮無文又將奈何附庸之君未

嘗無爵孔疏云附庸之君未邾子宿男儼列五等穀璧蒲

璧孰能過之禁其瑞玉降諸繒帛已屬非理何况帛之為

幣或以玉加或與皮兼單執一帛在禮無微何況束帛之

法必具玄纁所以象天地也聘禮覲禮昏禮喪禮玄纁束

帛屢見正經多不能悉數其或不纁者必具玄黃故說卦震為

玄黃而歸妹上六曰女承筐孟子引古書曰筐厥玄黃誠

以天地之色不具則不以為幣也今乃曰甲者執玄乙者

執纁丙者執黃天下有如是幣帛乎若云周禮如此虞禮

如彼則禹貢曰厥篚玄纁璣組明玄纁之制自古已然不

自周始也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

馬融以三帛為三孤所執見古訓蓋欲謹守大宗伯六摯之

文其一曰孤無敢踰越故以此三人當彼三色然少師執

玄少傳執纁少係執黃仍是不成模樣何況上公之孤本
上一人周禮注何得有三孤○鄭玄高陽高辛之說見古尤

無義理不足再述

余謂執幣之法圭璋特達琮璧有帛考之聘禮其文歷然

聘義亦君享則束帛加璧夫人享則束帛加琮聘禮圭璋

則不帛此之謂特達也五等諸侯之摯公与侯伯皆執圭

瑞唯子与男穀璧蒲璧執此二璧者宜有束帛其有束帛

者必具玄纁其或不纁者必具玄黃意者子執玄纁男執

此皆諸侯之摯也五玉三帛皆具然後五等諸侯之摯方

得全備故春秋傳曰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如五器卒乃復梅云器謂圭璧禮終則還之三帛

曰卒乃復器五禮之器。蔡云西向轉南故

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同數器十有二

歲王巡守殷國鄭云數器王制巡守之禮革制度衣服者

討之如劉侍講如五器之說意思亦好雖然喪禮昏禮所

用諸器不必攜至山上且凡朝聘之法禮畢則還圭璋聘

禮圭璧璋琮謂之四器春秋傳圭璧之等謂之不勝先君

之敝器舊說不可易也卒者禮畢也

鄭玄以卒乃復為禮畢歸京師見古謬甚矣

歸格于藝祖梅云文祖之廟言祖則考著。蔡云

王制巡守禮畢歸假于祖禰藝禰聲相近故馬王諸人以
藝為禰史記亦然見古訓雖然是為堯禰乎集傳所云孝子
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意無所當矣是為舜禰乎史記
云舜踐天子位載天子旗以朝瞽叟則此時舜初攝政瞽
叟未死安有禰廟先儒所言昏悠悠耳

羣后四朝梅云各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蔡以
為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來朝後三年

南方西方北方諸
侯來朝

蔡說本亦鄭玄之義也鄭說凡有二部其見於書疏者與
馬王不甚相遠見古訓其見於王制疏者即蔡所本也周禮
大行人曰侯服歲一見王畿之外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

歲一見米服四歲一見衛服要服五然周制巡守之期與

虞制絕殊其諸侯朝見之期亦必不同今直以文理解之

羣后於不巡之年每年一朝故謂之四朝不是一往而一

來乃是君逸而臣勞也當時九州之內道里不遠容有是

也○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唐

書云先王謂堯也五年正是每年一朝之確證王制曰諸侯

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此是漢儒權時制宜之法非所

以釋堯典也

王制諸侯初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鄭註

云虞夏之制諸侯世朝廢一時之祭鄭說至此

凡三變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梅云諸侯四朝各使進治理之言行程子曰各使進其為

治之說

林氏云諸侯來朝則有敷奏

余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敷奏以言也

稱述其所職也

事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明試以功也

巡守之職也

奏以言四朝時事也明試以功一巡時事也梅氏林氏以此節純作四朝時事大謬矣

唐虞之治考績而已京官三年一考諸侯五年一考五載

一巡良以是也秦績而後考績其法如試院校藝諸生納

卷而主司為之考校優劣定其黜陟也然其奏績之法嚴

密酷烈不令以文字馳奏令以使价替奏必令本身親至

面前。靛面相對。自口說道。此之謂敷奏以言也。當其敷奏之時。天子聽之而已。史臣錄之而已。及至巡守之歲。按其所奏。驗其實跡。曰田野闢。誠如所奏乎。曰溝瀆修。誠如所奏乎。教化行乎。孤獨養乎。封疆固乎。祿秩平乎。制度一乎。神示假乎。誠如所奏。車服以庸。有敢僞冒者。削地貶爵。此之謂明試以功也。此經有賞而無罰者。堯傳舜受萬邦。既協。有可賞功。無可罰罪也。又詳臯陶謨。○今者不聞奏績。但有考績。不知所考者何物。

象以典刑

梅云象法也。示人。蔡云如天之垂象。

周禮大司寇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乃縣刑象之法于象。

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斃之又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

法者國有常刑此象刑之遺法也蓋以刀鋸鑽笮之凶劓刑刺墨

之慘圖畫刑象懸之雉門欲民之望而畏之不敢輕犯此

之謂象刑也愚民不曉文字然此諸刑不但懸象而已民

有犯者按其象而施其刑下篇曰臯陶方施象刑惟明是

也說者乃云唐虞之時尸有象刑實無肉刑豈理也哉學

者仰聖人太高故安於下愚人主推唐虞太盛故遠於至

治皆此類也舜之弟象謀殺其兄不犯一律乎特以舜弟

之故免於刑戮而唐虞之世未嘗無惡人凡為此等言議

者皆腐儒也象魏縣法本自象刑始而

周禮治象教象皆懸象魏

荀子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之屬深纓艾鞶艾蒼也

菲用緝履緝菜也殺赭衣不純殺謂當殺者書大傳曰唐虞象刑

其上刑赭衣不純墨者卑中訓見古此所謂畫衣菲履蒙巾

截領也故漢文帝因太倉令淳于公事下詔曰蓋聞有虞

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見漢刑法志任昉請

刑改律令表曰畫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鞶民不能犯

皆此說也班固盛斥此說以為象刑唯明者言象天道而

作刑安有菲履赭衣者哉

班固曰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中犯

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象而畫之犯宮者

非○犯○大○辟○者○布○衣○無○領。漢武帝元年光元年詔曰昔○余○謂○

象○刑○之○說○荀○子○既○已○斥○之○見○於○刑○法○志○而○班○氏○又○謂○此○說○

未○可○曉○也○

余○謂○畫○衣○非○屨○雖○非○象○刑○然○古○者○原○有○此○法○禮○曰○垂○屨○五○

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編○武○不○齒○之○服○也。王藻畫衣非屨亦

此○類○也○秦○法○既○用○畫○衣○又○竟○殺○之○故○刑○法○志○云○赭○衣○塞○路○

○周○禮○司○圜○凡○害○人○者○弗○使○冠○飾○既○出○三○年○不○齒○鄭○注○云○

不○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疏云孝經禘云五帝畫

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王藻以玄冠編武為不齒之服

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王○藻○以○玄○冠○編○武○為○不○齒○之○服○

司○圜○以○不○使○冠○飾○為○不○齒○之○刑○文○相○合○也○墨○幪○者○蒙○巾○也○

幪一作幪
史記淮南王傳如發蒙耳

流宥五刑蔡云墨劓剕宮大辟五刑

五刑之目說者不一魯語臧文仲以甲兵也大刑斧鉞刀鋸

也中刑鑽笮章昭云鑽臍鞭朴薄刑為五刑周禮大司寇以

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為五刑此法也至於司刑列呂

刑以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范蜀公以官赦流贖賊為五

刑王應麟唐律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明律漢書刑法志

從國語鑽笮曰馬融鄭玄從呂刑見古揚子法言謂唐虞

無肉刑法言云唐虞象刑惟意與范蜀公相近余謂刑在

甲兵者以流宥之則今不行刑在鞭扑者以流宥之則法

不成國語五刑不可以釋此經也流在五刑之目則豈曰
流宥五刑范公之說非矣五刑之目當從呂刑然康誥有
截耳之刑康誥云周易有髡髮之刑睽六三云其此皆五
刑之所脫也周易噬嗑之詞何校滅耳與滅趾滅鼻並列
爲文古有截耳之刑不既明乎說者謂截耳者軍刑也大
雅云攸馘安安註云軍法獲而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者
是也說文馘作馘然噬嗑本爲刑獄之卦何校又非戰
場之事月則作耳傍或者五刑之中原有刑而大辟不在其數又按
周禮掌戮云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劓者
使守圜髡者使守積又似五刑之中原有髡刑而大辟不

在其數今不可考

禮曰刑不上大夫賈誼新書曰黥劓之辜不及大夫古之道也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此偽書也商鞅黥太子傳此亂世也驩兜共工罪無可原而亦必流放者刑不上大夫也周禮司刺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驩兜共工無所當於三宥而亦必流放者刑不上大夫也若夫士以下必其情理有當於三宥之法然後纓得流放流放未易言也

金作贖刑

梅云出黃金○疏云此以為黃金呂刑為黃鐵皆今之銅也○又云贖亦雖輕

猶屬其體亦容輸贖故後言之○蔡云贖其罪者鞭扑之刑猶有可議者也○又云五刑有流宥而

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
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
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又使富者幸免貧者受
刑又非所以為平也

禹貢之三品金皆可名金然物有貴賤價有高下貴者寡

納賤者倍納宜有正率假如赤金六兩為一錢則黃金二
錢為一錢黑金二斤為一錢今不

知率者錢也呂刑不言銖兩必言幾錢蓋以是也梅氏不

知此義或言黃金或言黃鐵謬矣○周禮職金受士之

金罰貨罰入于司兵鄭云貨泉貝以此觀之凡刀布貝王之類

皆今價直相當以充錢數不必三品之金是徵也

贖者續也謂以貨貝續其肉體之當斷者也字从貝古字

本相通故漢書緹縈上書云斷者不可復續史記須賈云

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古文以贖為續者甚多正惟五刑
有贖若鞭扑之贖乃是因五刑之贖而附生於其後也○
若云周禮秋官無文周禮秋官有司圜之職凡圜土之刑
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虧體者劓刑之謂也虧財
者金贖之謂也古唯虧體之刑而後乃有虧財之罰曷謂
周禮秋官無文哉賈疏云刑人不虧體對五刑虧體者也
其罰人不虧財對五刑疑出金為罰虧

也財者其文炳然
若云呂刑始贖五刑呂刑所異在於科目不在贖金也周
禮司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
百呂刑加減其目墨罪于劓罪于剕罪五百宮罪三百大

辟二百司刑之時五刑之屬二千五百五五二呂刑之時

增為三千然大辟減三百宮罪減二百欽恤之意未始不

增光祖宗豈必創出貪濁之新法以亂仁清之舊章哉呂

刑不可疑也

若云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大凡贖刑之法罪在疑赦然後

方許收贖雖陶猗之富罪無可疑則必不幸免雖榮黔之

貧罪在疑赦則必不受刑何況先王之世田產既均民無

貧富罰金雖多不必過慮且考先王之法或為罪隸使服

賤役隸見司或囚園土以至三年見司貧不能贖者亦必處

之有術既許其贖乃反用刑斷無是理豈必以經無細目

為此間慮哉

殛梅云鯨于羽山之體。蔡云殛則拘日困苦之。朱

子曰殛非殺也洪範云殛死猶

余謂殛當讀之如極之於其所往之極見孟蔡傳是也堯

舜之法五刑之流謂之五流流放竄殛必是五流之四梅

乃一之謂之述作之體不亦謬乎四凶當時必令臯陶先

議當律定其墨劓剕宮之名然後乃以貴臣之故流而宥

之也本律各殊故流名不同如今之徒流竄置各有分別

梅說而可從乎或曰流放竄

馬融獨以殛為誅見古蓋殛死之文見於洪範見於祭法

見於魯語見於楚辭離騷云終然故馬說如彼然五刑有

服五服三就三就者野市朝也見國語三就之外宜無別法

且據春秋傳史克之言既曰流四凶族又曰投諸四裔

之非誅亦已審矣太宰八柄七曰廢鄭云廢猶

百姓如喪考妣梅云百官感德息慕○蔡云喪為

考妣月今如喪

當時百官無非貴族得姓之家故謂之百姓義見圻內之

民安能有姓百官為天子斬衰三年括髮見聘禮苴杖居廬

食粥見禮記圻內之民能皆如是乎臣服其君如服考妣禮

也其情之如喪考妣唯堯而已故史臣持書之

月正元日梅云舜服堯喪畢將即政。蔡云春秋國君皆以遺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此云

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據

梅之所據孟子也夏啓以前天下不必傳子舜攝政二十
有八載既受終文祖矣既巡守方岳矣至此避位南河以
讓丹朱世有此詐偽不誠之帝舜乎且舜若自南河而歸
格何必月正元日孟子七篇非皆鄒夫子之手筆梅氏舍
經而從之不亦謬乎舜側陋三十載徵庸三十載在位五
十載考之經文言可積三載攝政二十八載已當三十之
數三載考績之年堯乃讓位故實不過二十年服喪三年避位一年其亦無隙
而可插矣月正元日之為堯崩之明年不既明甚乎

格于文祖

疏云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

之國也。朱子曰堯之廟當立于丹朱之國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

郊。魯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為可疑。毛云堯是黃帝之玄孫此七廟不知誰是祖廟舜則七廟皆

具又云天下豈有身為天子而不為宗祖之廟者

禪受者官天下傳世者家天下其禮自不得相同先儒每

欲以三王之禮冒之五帝其有合乎文祖不知為誰要之

非軒則警使其為軒自當不遷舜亦軒使其為警亦頗難

動何者舜攝天子時受于文祖踐天子時格于文祖及其

爵位已固之後毀其廟廢其祀黜而遷之于丹朱之國背

恩負義甚於篡奪舜有是乎孔疏之說非也

若云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五帝之祀三王舉之故周

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兆者壇也大司寇禋祀五帝則莅

誓百官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饋水又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其祀五

帝可知也三王之所不廢舜願廢之乎鄭玄酷信讖緯每

以霧威仰赤熛怒之說混亂彝典然猶以軒轅等五帝謂

之配食大宗伯之註其祀五帝則一也古之祭法以德以功德

在天下功被萬世者非一人一家之所得私報者亦豈一

人一家之所得擅廢者乎甯武狐突之語非所當於此禮

也社祭句龍稷祭姬棄百世之所不變亦將以非其類而

弗歆乎五帝之視天位如官署驛亭計昭數穆以立七廟

斷無是理。瞽叟蟠牛之等，雖有私廟，必不与郊禘祖宗之禮等而同之。百辟卿士駿奔走助祭者，必在乎郊禘祖宗之地。而瞽叟蟠牛之廟，必無此事。何者？禹之平水已在堯時，舜之禪禹其勢已成，不過數十年之後，宗廟之陵夷毀遷，舜逆覩如指掌矣。何苦乘此駒隙之暫世而立其七廟以取必至之辱哉？聖賢多智，必無此事。甯武之說見信三十一一年

古者廟制一帝一廟，非如後世同堂異室之制，亦不必左昭右穆如韋玄成所論。異姓諸帝不害並祀，假如同堂共食，亦且無礙。何者？今學宮之祀孔孟顏曾同堂並食，將亦以非其類而弗歆乎？有虞氏之祖顓頊而宗堯，無以異是。

也

咨十有二牧

蔡云十有二州之牧

鄭玄之說百國一師一州一牧每州十有二師則一牧所

統一千二百國也千二百國立一牧以監之

皐陶謨古訓

王制

二百一十國為州一州一伯八州八伯伯者牧也鄭說王

制皆除畿內故謂之八牧八伯虞制雖十二州若除冀州

十一州也此云十有二牧抑何故也或於公卿之中立一

人使牧冀州與未可知也○召陵之盟管仲對楚曰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周亦九伯可知以此觀之鄭說王制謂畿

內無牧伯者非矣

虞制十有二牧領諸侯又以四岳統十有二牧蓋一岳各
然且巡守之禮王必親之岳牧無巡夏法亦然故夏諺曰
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周法亦然故時
邁為巡守柴望之詩般為巡守祀岳之詩昭王南巡穆王
西巡然東西二伯亦有巡行之法故燕世家云召公巡行
鄉邑至秦其法漸變穰侯東行郡邑至漢惟郡守刺史有
行部之法而天王巡守之制遂寥寥焉此足以觀古今之
變也主勢益尊民隱益鬱而唐虞之治不可復矣噫

有能奮庸

梅云奮起庸功

奮庸二字最要玩究爾雅辨絕有力曰奮羊絕有力曰奮

奮者奮也。奮與孔通。奮迅之意也。詩曰：不能奮飛。易曰：雷出地奮。豫史記：蘇秦傳曰：奮擊百萬。奮之字義，居可知也。余觀奮發事功，莫如堯舜。五載一巡，比年受朝，詢事考言。天下既紛紛矣，重之以鑿山淪水，濬畎疏澮，立教明刑，制禮作樂，誅凶退佞，以至上下草木鳥獸魚鼈，莫不擇人授任，計功責成，其用心用力，可謂奮矣。後世言治道者，誤解魯論舜恭己無爲一語，遂謂守成之法，莫如靜鎮。漢文躬修玄默，則自以爲薄。三王遵五帝而釀成七國之亂，魏相丙吉不親細務，則自以爲調。二氣順四時而瘵廢三公之職，庸陋蔑裂之徒，務持大體，戒在興作，以賈誼爲少年以

王安石為殷鑒懲羹而吹齋因噎而廢食以至我邦今日
此論漸痼委靡頹墮苟且泆忍一毛一髮無不受病而操
藥石者為妄人一椽一桷無不破壞而談灑墨者為喜事
諸如是者請把有能奮庸一句三復玩味

五品不遜

疏云父母兄弟子。蔡云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春秋傳史克之言曰舉八元使布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文十古訓不可易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率是以往則忠於君信於朋友非

有二致也○孝弟之教上行下效而百官貴族已不能親

其九族故命契曰百姓不親命夔曰教胄子梅蔡皆以胄子為貴族子

第百姓既親則民未有不從也

寇賊姦宄

梅云在外曰姦在內曰宄。疏云唐堯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

鄭註由內為姦由外為宄

見古訓

梅乃反之者據左傳也左

傳長魚矯之言在外為姦在內為軌

成十七

又魯語里革之

言曰毀則者為賊

則法也

掩賊者為臧

通作

竊寶者為軌用

軌之財者為姦

韋昭亦以姦為外

又左傳史克之言曰毀則為賊

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

文十八

迂儒推尊唐虞太高太邈使人主自畫此世道之大病也

堯之時驩兜共工作慝於內朝三苗檟化於外藩丹朱朋

淫于家庭瞽叟稔惡於戚里鯀敗事以傷天子之明迂儒

偏執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數句便謂當時普天之下都無
一箇惡人豈不遠於情乎堯舜明明設五刑以待天下之
惡人而臯陶以明允得名當其明允之時必不免發姦摘
伏引繩比律若一直淳淡古朴天下必多寃獄惡人必多
幸免豈得為至治哉迂儒過斥刑名今之士大夫全不讀
律亦一敝也
虞制司馬司寇合作一官故帝言如此而臧文仲以甲兵
斧鉞列為五刑非無據也且墨劓剕宮之刑惟於寇賊姦
宄者有之其餘鞭朴而已

五服三就

梅云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
蔡云孔說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

於市官辟則下
蠶室

梅所據者國語也魯語臧文仲曰刑五而已無有隱者故

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陳

之原野者甲兵斧鉞也云甲兵不常有而大辟必用斧

鉞此就野者也墨劓剕宮皆於市行故王制曰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古文劓刑曰掌戮云刑盜于市然大辟亦有適

市者非謀反大辟曰殺掌囚云凡刑殺適市鄭註云庶姓

殺於逆殺于市掌戮云殺人者陪諸市陪謂僵左傳云晉人尸雍子

與叔魚於市昭十此就市者也唯王之同族及爵為大夫

者其刑殺不於市故掌囚掌戮皆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

者其刑殺不於市故掌囚掌戮皆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

族奉而適甸師氏雖小司寇及文王世子但舉同族不舉

有爵小司寇云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以文王世子云

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繼射亦告于甸

人慮兄弟也鄭云磬繼殺之而掌囚掌戮其文歷然

此皆就於朝者也朝者百官府署之所聚朱子考工記云

面朝後市是也甸師氏者天官甸師之署甸師云王之同

焉非考工所謂朝者乎若其行刑之法必於屋中為之故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剭者屋誅也國語謂之無隱

文王世子謂之隱者語若不合然甸師亦公署也不於私

屋而必於公署者無隱之義也○馬鄭之註乃以市朝合

作一處又以甸師別為一處見古訓不亦謬乎

若梅說下段又據論語舊註也論語云力猶能肆諸市朝

舊註云大夫於朝士於市見周禮應劭曰大夫以上於朝

士已下於市見論語公

秩宗 梅云宗尊也。蔡云宗祖廟也。

蔡於周官篇宗伯之職曰春於四序為長故謂之宗宗伯即春

官故周之宗伯即虞之秩宗則不宜兩訓之如是此傳是

也

教胄子 梅云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蔡云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

胄子之解凡有三等集傳單取適子梅氏博取貴族馬融

盡取天下之子弟見古未知孰是○古者教人之法原有

二種。一是教萬民。司徒主之。一是教國子。典樂主之。契教百姓。是為鄉學。夔教胄子。是為太學。堯舜之法。歷夏殷周。猶然不變。周禮大司徒教萬民。而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之所教。司諫司救之所糾。皆此屬也。大司樂教國子。而樂師學正。大胥小胥之所教師氏保氏之所養。皆此屬也。天子邦君之子適庶。皆入太學。唯所謂游倅者。乃公卿大夫之庶子。雖亦受教於師氏。領籍於諸子。夏官有諸子而仍與適子有別。至於凡民之俊秀者。自鄉學而賓興之。乃升太學。鄉大夫有其文也。亦見大司徒詳見余大學公議。

王制曰。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

之俊選皆造焉書大傳之文大同○王制者漢文時博士所論也

自漢以降爵不世襲才不族選故其學校之政一變古制

凡民之俊秀咸造太學而鄉學賓興之法廢此古今之異也

出納朕命

梅云聽下言初於上受上言宣於下○蔡云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久而後入○後世批勅審覆之官

陳櫟之言最是○孔子對哀公之問曰子無樂乎為君唯

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其不

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二十有二人

梅云六人四岳十二牧○蔡云四岳九官十二牧

梅書本缺舜典故當時雜取諸注補之

上丁此段即馬融

之說也

見古訓

鄭玄並數及折等不數四岳

見古訓

亦非也

○

集傳以四岳為一人故並數九官也四岳蓋一人故上文

云岳曰否德

三載考績

蔡云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之法

後立此考績之法

後世考績惟執微官小吏殘卑可憐之人第其高下舜之

考績雖元勳大臣莫之饒然四岳者周之二伯之類也十

有二牧者周之八伯也

說見上

百揆者大冢宰也后稷者漢

之大司農也司徒司寇司馬秩宗周之六卿也共工朕虞

後世合之為司空者也典樂周之大司樂也納言漢之尚

書令也此皆大臣上卿之職何況禹益皆先帝之元勳稷

契○皆○先○帝○之○懿○親○其○尊○重○碩○大○爲○何○如○者○何○无○此○數○十○人○
者○皆○神○聖○大○智○學○問○純○粹○功○績○茂○著○人○主○但○當○信○而○任○之○
其○在○禮○遇○之○義○不○宜○察○其○勤○慢○稽○其○臧○否○以○傷○敬○大○臣○之○
體○然○猶○三○載○必○考○三○考○必○黜○陟○曾○無○絲○髮○之○寬○貸○者○抑○何○
以○哉○誠○以○天○工○不○可○以○瘵○曠○也○民○生○不○可○以○困○悴○也○今○我○
邦○之○法○大○官○姑○捨○凡○京○官○三○品○以○上○稱○爲○下○大○夫○者○都○不○
考○績○外○官○如○觀○察○使○節○度○使○者○亦○無○考○績○之○法○貪○饕○唯○意○
荒○淫○無○度○而○人○莫○之○諱○何○遂○使○百○度○廢○壞○萬○姓○顛○連○而○無○
藥○可○救○無○法○可○施○其○視○唐○虞○之○制○豈○不○乖○斜○乎○三○公○久○已○
尊○重○未○可○輕○議○六○卿○以○下○不○宜○然○也○

周禮百官羣吏皆有會計而六官之長太宰小宰之等皆
無考績之法漢法雖不可詳丙吉傳稱歲竟丞相課其殿
取奏行賞罰則大臣無考績之法唯永光元年大鴻臚卿
野王能行第一則九卿有考績矣唐高宗時滕王元婴為
全州刺史帝自書下下考則刺史有考績矣至肅宗乾元
二年御製郭子儀李光弼苗進卿李輔國考辭則元勳重
臣有考績矣郭子儀稱二十四考中書
門下則宰相有考績矣
繇之治水及其一考再考之時其成敗之機必有著見然
必三考而後始正黜陟其間民生昏墊人力糜費疾苦呼
痛必日急一日然法一定雖大利害莫之撓焉聖人做事

其牢確堅貞如此○禹亦三考而成功據禹貢冀州曰覃
懷底績梁州曰和夷底績雍州曰原隰底績其曰底績者
謂治水至此地一考其績也凡三考其績始平九州其文
歷然

三考之法至周大變周制每年考績三考黜陟故冢宰云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簿計功之三歲則大計

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後世皆用周法唯晉杜預請以六歲
為期定其優劣宋文帝時守宰以六期為斷宋末乃以三

滿小○唐代宗時吏部奏州縣官三考一替周世宗受官亦
以三周年為限宋法亦然真宗景德元年令京外官三年

方得磨勘遷官亦或有六期而遷者故高宗紹興十四年
李澗言今知縣再任六考乃升通判○總之古人以事功
爲重事功非久任不凝故必待九年後人以調用爲急調
用以數遷爲利故或至三年或至數月此虛實之分也晉唐

以來蓋小官六考秩高者三考

當時考績之法必分九等何以知其然也禹貢之田法賦
法皆分九等臯陶定選舉之法其科目必以九德考績亦
宜然也周法雖不可詳其考醫師之績上下二第而中等
有三明上下亦各三等也漢法雖不可詳蕭育爲茂陵令
望之課在第六而人謂之裁可自脫謂僅免下等其亦九等可

知也

見本傳

魏晉以降雖不可詳後魏孝文帝太和詔曰五

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天下者黜

之中中者守其本任其亦九等可知也唐法一取四善為

上上一取三善為上中一取二善為上下

無最而有二善者為中上無一善

而有一善者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闕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止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詔

許貪濁有則亦九等也至宋真宗景德元年始令轉運使

考所部官吏為三等神宗立考課縣令之法亦分三等至

高宗時舒清國請考課分為三等每等又為三等蓋欲復

九等之法也由是觀之考績之粗分三等蓋季世之法也

分北三苗

疏云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

蔡云

分北三苗當別為一節與考績黜陟之事絕不相涉若云黜退之人流配三苗之地則罪有輕重不必盡流地本廣漠奚但三苗○上文竄三危者三苗之君也當時一君獨領三苗其君既竄之後分之為三各為部落此亦舜之大政而原篇不載故史臣別錄於篇末與考績何干

徵庸三十

疏云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蔡云舜生三十年堯方任用

鄭玄以徵庸三十為句

見古文文理乎順不可易也惟三十一作二十

也可疑

陟方乃死

梅云方道也。蔡云陟升也謂升天也。毛云陟方猶言巡方省方

竹書紀年帝王之死皆曰陟蔡傳有據也然毛說為長

與猶堂集卷之三十三

冽水
丁鏞述

尚書知遠錄 三

皐陶謨 ○曰若稽古

疏云鄭以皐陶下屬為句與上三篇不類甚矣

若以皐陶上屬為句曰允迪以下誰之言也鄭義極是

允迪厥德

梅云人臣當信蹈行古人之德

允迪厥德者身修族叙也謨明弼諧者庶明勵翼也梅以

厥德為古人之德疎矣

允迪厥德者明明德也惇叙九族者孝弟慈也上孝父祖

弟睦兄弟下慈子孫於是乎惇叙也九族既睦百姓昭明

庶明者昭明之百官也。邇可遠者身可天下也。臯陶此言上承堯典下啓大學爲萬世道學之淵源不可不察。

乃言曰載采采

梅云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

梅義非也。載采采者才能足以任事之謂也。雖有才能必觀其德。凡選舉之法先言其人有德而後乃言其才能。此知人之妙法亦安民之大策。

寬而栗

蔡云明其德之不偏非以彼濟此之謂也

愿慤者過於質直則不恭。治理者過於通鍊則不敬。馴擾者自任間熟則不毅。簡率者不拘。細節則不廉。外剛不如中剛。所貴在塞也。彊勇不如彊善。所比在義也。以此觀之。

九德皆要不偏其觀人之法細入秋毫執此繩尺先以自修又以擇人無絲髮之或舛矣

彰厥有常吉哉

梅云明九德之常

在周易習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坎者中實之卦也實心爲善者其德行有常假飾僞冒者不能期月今日象恭者明日不掩其驕伏之習今日色莊者明日必露其怠慢之容有常無常其心之真僞著焉此又觀人之要法辨君子小人之妙旨也

日宣三德

梅云九德之中有其三

三德六德此是大綱說臯陶立選舉之法別其科目爲九

等七德以上為上等六德以下為中等三德以下為下等
不可但以三六言也然其所取皆敦厚朴實之德而聰慧
敏給之等不入科目臯陶取人之法不其嚴乎蓋有家有
邦者卿大夫公侯也云梅蔡爵必以德故科目如此至於庶
官末職凡有一藝一能者亦皆收錄其科目不必如是

五典蔡云君臣父子兄五禮梅云公侯伯子男五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各為一條不相聯屬五禮豈必為五
典之禮且五典者父母兄弟子之法前見國語不可違也

公侯伯子男不足以括天下之禮吉凶軍賓嘉不必為

嚴上下之秩比經五禮之目鄭說為長鄭以為天子諸侯

大夫士庶人之禮訓見古

五典仁也五刑義也五禮禮也五服智也古人以知人為智故孟子曰智

足人知五典親親也五禮尊尊也五服善善也五刑惡惡

也此四者足以竭天下之情此堯舜所以平天下之大節

目也

五服梅云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蔡云自九

梅說蓋本鄭玄鄭自十二章至三章以為五服訓見古蓋鄭

於春官司服之注以三章為末鄭以為玄冕之故五服並

數天子章然天子六服王后六服皆以下五服為人臣

五等之服典命亦自九命下至一命而車旗衣服各賦其命之數則一命者一章矣○總之五服五刑賞罰之具也天子之服何與於是當從蔡傳

乃言底可績

梅云用汝言致可以立功

堯將禪舜其言曰乃言底可績底可績者已成功之辭非將成功之謂也舜禹皋夔此日此會非尋常燕閒之席乃是元勳大臣九載三考之大朝會也其詢事考言之法親於帝前兩人胥考禹考皋績皋考禹績若是者何也皋禹兩人爵位最尊德望最盛更有何人敢考此績此所以親於帝前兩人胥考也大臣建績異於小官或陳格言至論

以匡人主之心術或勅良法美規以作邦國之彝典方是
茂績其考績之法亦與典一器司一禁者大有不同也臯
陶是日奏迪德之戒奏選舉之法奏逸欲之戒奏天叙天
秩天命天討之法奏天聰明天明良之戒反復陳說真得
古大臣之體然且其言雖若陳勉於方來實皆躬行於既
往不是圖功乃為奏績故禹於帝前考定其功曰乃言底
可績

帝曰來禹

梅云呼禹使亦陳當言

此一節即禹奏績之言也當時考績之法非如後世之疎
略必令本人親至上前當面自口說道其惡者容不得飾

詐其善者容不得謙讓其言既陳乃有考言之法考言者考績也今逐句解之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謙讓不肯奏績故帝呼之至前使之昌言

禹曰予何言予息曰孜孜○禹羞澀不忍自言謙云予何言也只大綱粗說曰予唯孜孜而已

臯陶曰吁如何○心以爲不可故吁以責之也考績之法至嚴豈敢如是其所云孜孜之狀如何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

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

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禹○逃○遁○不○得○含○羞○冒○恥○說○盡○自○己○功○勞○插入益稷名不掩人功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俞○者○許○其○實○然○之○辭○於○是○乎○考○績

矣○若○云○此○節○不○是○奏○績○請○問○人○臣○進○言○有○此○法○否○不○勉

君○德○不○達○民○隱○唯○滿○口○自○說○自○己○功○勞○天○下○有○如○是○廉○恥

乎○當○時○立○法○苟○有○一○分○闊○狹○禹○亦○知○禮○豈○肯○為○此○乃○其○嚴

酷○栗○烈○不○許○以○文○字○馳○奏○不○許○以○僚○官○替○奏○但○令○親○至○帝

前○當○面○直○說○一○毫○毋○敢○過○實○一○毫○毋○敢○隱○美○但○得○老○實○敷

奏○於○是○大○臣○考○之○天○子○考○之○大○行○黜○陟○此○堯○舜○所○以○做○堯

舜○之○治○也○漢○高○祖○以○無○識○野○人○一○朝○為○天○子○傲○睨○輔○弼○猜

忌○勲○舊○於○是○蕭○曹○以○下○尸○位○三○公○莫○敢○一○言○廢○廢○職○務○苟○
全○性○命○其○後○魏○相○丙○吉○之○等○自○稱○理○陰○陽○順○四○時○一○指○不○
動○萬○鍾○徒○饗○而○人○主○亦○樂○與○此○輩○般○樂○怠○傲○稱○以○敬○禮○無○
所○督○責○於○是○百○度○解○弛○萬○瘼○焚○興○國○之○社○稷○日○趨○於○無○可○
柰○何○之○境○而○爲○大○臣○者○方○且○內○省○不○疚○曰○我○有○何○罪○其○視○
唐○虞○之○際○是○果○何○如○人○哉○凡○欲○爲○天○下○國○家○者○宜○熟○讀○此○
經○

予欲觀古人之象

蔡云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

古○人○誨○也○豈○上○古○之○人○身○有○此○象○乎○若○上○古○之○人○衣○有○此○
象○卽○此○作○服○不○過○一○有○司○之○事○如○周○官○司○服○者○考○其○制○而○

共之而已。日月山龍之等。胡乃歷舉如是十二章之服。明是舜所創制。而其言若此。未可知也。大戴禮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辰

雲以順天
地之氣

華蟲。梅云。華草。華又云。蟲。雉也。宗彝。梅云。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蔡云。虎雌。

蟲一字無以為雉。宗廟彝尊之制亦無插入之理。梅說非也。疏云。周禮有山。巖龍。勺。雞。彝。鳥。彝。此本杜預之說。昭二十五年子大叔九文之注。

鄭以毳冕之故以宗彝為虎雌。見古訓。然虎雌本是二物。故

有虎彝雌彝。蔡傳直訓宗彝為虎雌。非矣。

汝明。梅云。汝明制之。今勿僭濫。疏云。作尊卑之服。汝當分

汝明者。汝作朕目。註疏不亦謬乎。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則

近儒多以鬻子
為說然五言者
六詩之五也且

五采之服命德之器也命德之器空授賢者而朕深居九

重目視不明賢邪淑慝無由辨別是朕雖以五采作服其

實自不辨五色當此之時汝作朕目五采五色所以表其人之有德若以此服

誤授無德之人則是人主不辨五色○若云服之五色汝其明之豈足為作

目

汝聽梅云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疏云律歷志角為仁商為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

樂記曰審樂以知政王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以知政今

此則然矣出納五言是何謂也

鬻子云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鍾鼓鐸磬而置鞀

以待四海之士為銘於箕箒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

賦比興者諷諫之體雅者正言之體惟頌非諫體故不在五言中也義詳余樂書之末

人以義者擊鍾教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

誥寡人以獄訟者揮鞞此謂五聲○出納五言近儒

左傳屠蒯謂師曠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昭九年幾聲審樂

者兼有納言之責有如是矣下文云工以納言即此納言

蒼生梅云蒼蒼然生草木黎獻蔡云黎民之賢者

蒼蒼然者猶言百粵蓊蓊也然古人早以蒼生為民生故

晉書王衍傳曰誤天下蒼生謝安傳曰將如蒼生何○黎

獻者眾賢也梅氏云蔡於堯典訓黎為黑則至此而不通矣

然黎獻者諸侯也未必皆賢禮言之也

惟帝時舉梅云帝舉而用之○蔡同

黎獻者諸侯也時舉者以時修舉也禹意蓋曰海隅蒼生
皆吾赤子萬邦諸侯無非帝臣以時修舉考績之法使之
敷納以言明序以功庶者序也孔疏以為羣衆非矣賞之以車服也如是
則力行而讓善以應上命不如是則布列私黨日奏虛罔
之功蓋欲天子親行考績也罔功與讓善相反若云此節乃是選
舉之法則車服以庸太早矣○孔疏以為明試明庶大有
分別然春秋傳趙衰引此句曰明試以功僖廿七又將何解

見古

訓

考績之法必欲於人主面前使之親口納言以序其功苟
不如是雖以帝舜之明免不得欺罔飾詐况於庸主哉舜

禹之時執王帛者萬國厥數至萬而欲令天子一一親考
我邦州縣不過三百數十而其臧否善惡不欲上煩聰聽雖
欲興唐虞之治而可得欤意

弼成五服

梅云四方相距為五千里、蔡同

鄭玄弼成之法為方萬里

見古訓

迂闊至此可勿論已方五

千里亦豈稽實之言冀州北界不過百里已屬大漠之地
從何處討出二千五百里來欲得荒寒不毛之地猶不可
得况欲建邦立侯畫野開田以與荆揚豫梁之地比而同
之不亦難乎五服之法凡王畿之外五百里為侯服若遂
地盡仍無甸服若地不盡展至要荒馬鄭梅蔡之說都不

可準。開闢以來有此輿地古之所廣今不必狹而章句
腐儒不出戶外坐談天下辛苦打算如畫碁局皆悠悠之
事耳。

夔曰夔擊鳴球

梅云夔擊祝啟

夔擊之解諸家不同。見古訓然合止祝啟明在下句梅說非

也。此一節亦夔奏積之辭如云不然夔亦津津謀謀自

說功能其無恥無禮与禹一轍惡足以載之史冊以視萬

世。明堂位云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以此言之夔擊搏拊皆樂器名

祖考來格。毛云馬融謂此是舜除魯瞽之喪祭宗廟之樂蔡註于祖考二字不置一解不

和為誰祖誰考天下有註經如是者乎

夔之所言果是廟樂然祖考二字不必分作兩人祭法王

立七廟其最尊曰祖考廟謂太祖諸侯立五廟其最尊曰

祖考廟祖考非二人豐年詩曰烝畀祖妣將亦乃祖乃母

當有二人乎瞽叟之祭百辟羣后其亦駮奔走在廟乎丹

朱本是傲骨其必作賓於瞽叟之廟吾未之信大抵舜纘

踐位禹已薦天禪受之事非朝則夕舜智慮深遠不應乘

此須臾之世威伏百辟羣后使之屈躬奔走於瞽叟之廟

以取天下之譏也祖考者黃帝也不然顓頊何必分之爲

二人

且據魯語其在商均虞息之世猶必郊堯而宗舜禘黃帝

而祖顓頊如魯人禘嘗而郊稷然未聞其追尊瞽叟如夏之郊鯨彼

以諸侯之邦傳子傳孫猶不私尊况於天子之時以天下

為公器視天下如傳舍顧乃私尊瞽叟至於此極以取片

時之榮豔哉○春秋傳伍員曰哀元少康逃奔有虞杜云

後為之庖正掌膳虞思於是妻以二姚虞思即而邑諸綸

也魯語所謂有虞即此有虞也

中庸曰舜其大孝也歟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子

孫保之此謂舜起於匹夫化家為國永建侯邦傳之百世

也若云追尊瞽叟饗以天子之禮則子孫係之抑何謂也

親子商均已不係矣况於孫乎哉

笙鏞以間 梅云鏞大鍾

周禮大司樂六律六同之疏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

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笙也西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西方物

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功也以間者堂上堂

下間代而作○余謂笙者以笙而吹詩也頌者以歌而咏

詩也據燕禮及鄉飲禮皆先歌鹿鳴之三次笙南陔之三

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嘉魚笙崇丘歌南山笙由儀然後合

樂周南即笙庸以間之遺法也笙者在下歌者在上賈所

謂上下間作是也梅以鏞為大鍾不亦謬哉鏞古本多作

庸庸者頌也頌鍾謂之鏞故後人誤以為通字

葉少蘊曰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與歌相應者曰頌鍾頌
 或之謂鑄詩賁鼓維鑄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
 磬西面其南笙鍾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頌鍾卽
 鑄鍾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
 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
 也○余謂金石在東曰笙鍾笙磬在西曰頌鍾頌磬鑄者
 頌鍾也然此經明是笙頌以間不可作頌鍾說也
 者在東而吹詩頌者在西而詠詩此之謂笙頌以間也葉
 說亦謬

禹貢

疏云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
 為始又云雍豫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

治水從下爲始理固然矣其云雍豫高於青徐者未達之
言也中國先儒皆爲此論每云天傾西北地不滿東西夫
一氣混侖二儀團結其隅斜不正胡至於此我邦水皆西
流將亦地不滿西北乎地球一周九萬里分之爲三百六
十度以應天度每二百五十里爲一度也地體旣圓水形
亦然故大海之中其自北適南者亦每二百五十里北極
出地差一度水形亦圓不旣明甚乎江河亦然附地流行
雖若趨下地形混侖實無高下湍瀨豁壑雖若萬仞不過
數十里之坳突通觀全體只是繞地流行不必上流據高

下流趨卑也。大野引水者，不過數里。其水平已覺圓轉。此理不可不知。

禹既屢濬，眈澮地，平水平之。理禹豈不知其法，惟吾所立

之地，仰視天頂，橫木垂線，乃橫平尺，便得地平。垂線橫尺相交為直

角形便然纜過數里，地平已差，不可以冀州之平遂至揚

州也。水性趨下，但於所到之地，從地平傾下處流去也。

覃懷底績。梅云致功。蔡云平地致功為難，故曰

底績，謂治水至此。一考績也。覃懷底績和夷底績，原隰底

績，凡九載三考也。前已見

厥賦惟上上

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疏云稅俾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

有強弱收穫有多少也。朱子曰：取民則皆用什一。蔡云：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少穎云：王畿之地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賦非盡出於田。蔡

云：每州歲入以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出是等賦也。

上之歛。下凡穀粟曰稅。字从禾貨貝曰賦。字从貝世降文靡字。

多假借關市亦稅。阡陌亦賦。而其在上古之書必不至爛

漫通用。一如後世况古者什一不名為稅，稅猶不可賦之

謂何且使田稅可名為賦。田若上上賦亦上上田，若中中

賦亦中中理也。上上之田而賦以中下。雍州中中之田而

賦以上上。冀州天下有此法乎？然且井地之法，三代所同

肥亦什一，瘠亦什一。若肥用桀法，瘠用貉法。孟子所云三

代皆什一者爲不稽之言也而可訓乎

若云人功各有強弱雍徐之民無非惰農冀荆之民皆是
力田惰者宜懲乃反輕之力者宜勸又從剝之豈王者經
遠之術哉○若云地廣人稠可以增賦此又無味之言也
地狹人稠則或可增賦地既廣矣自然多賦何以謂之人
稠也○若云歲人多寡以分九等卽九州之賦年年殊等
冀之上上充之下下不宜打成鐵片建此金科此皆悠悠
之談耳

林少穎之說尤所未曉王畿則重斂外服則輕徭斯何法
也仍以宋眼仰視堯天宜其言之不倫也當時天下非盡

一家之物冀州以外八州之地各有主者曰公曰侯場圃
漆林之等我獨征之禁人勿侵天下有如是王政乎宋都
汴京以為王畿其餘郡縣曠無諸侯林以此眼目妄論古
法耳

總之田也者田出也賦也者口錢也周禮九賦鄭玄謂之
口率出泉周賦夏賦其法無以大殊也

天官冢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鄭云在城郭者二曰

四郊之賦去國百里者三曰邦甸之賦二百里四曰家削之賦

三百五曰邦縣之賦四百里六曰邦都之賦五百里七曰關

市之賦賈疏云王畿四面皆有關八曰山澤之賦山澤之財

有人占會取之為官出息九曰幣餘之賦占賣國中○鄭云賦口率

出泉也今之算泉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邦中至五百

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

人倍算矣○賈云計口出泉無泉者取財賄以當算泉

之賦鄭云各人其所有穀○釋文云削本作稍賈云其

夫采地故○鏞案邦中之民亦皆市井末流非農民也

農名曰家削五甸而已

大府掌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人賈云畿內之關市

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膳羞邦中之賦以待賓客朝聘四

郊之賦以待稍秣芻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匪分也邦

甸之賦以待工作器邦縣之賦以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

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三禮之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喪荒

也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燕好所賜予

司會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鄭云郊去國百里

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賈云灋者口率

出錢多少有正法令野者九賦之內唯○鑛案山澤

者虞人也賈與平地等而同之非也賈所據者以三農

也然農不疊稅○又按王畿之分為五等周法夏法既

同則其所賦之非田稅亦必同矣

地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

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

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

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

疆五百里王畿界也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

二十而五鄭云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

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曰廩無夫里之

布即此布也以時徵其賦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時徵其賦鄭云

謂九賦九貢○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

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休不耕以歲

時徵野之賦貢○遂入掌邦之野郊外曰野以歲時

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以令

貢賦遂師之文亦大同○里宰比其邑之衆寡与其六畜以歲

時徵斂其財賦○旅師掌聚野之糶粟一井之中所出稅粟也屋

粟田不耕所罰閒粟民無職事者所出○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

鄭云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木材畜聚之物即草木之實

詳此諸文蓋賦者雜稅也今略舉其目一曰人口據閭師

人里二曰屋宅三曰六畜四曰園圃五曰車輦六曰萊田

七曰罰粟皆據周禮文而山澤關市斥幣之等九其大者也及

其斂民而納官也。不惟泉貨亦小民所易得之布粟是徵。若所謂里布屋粟是也。唐虞之禮載於堯典者皆與周禮鑿鑿相合。何必賦斂之法。虞周懸殊。禹貢之厥賦周禮之九賦也。

厥田之必分九等何也。夏后之法較數世之中以爲常。明

大禹當時通執九州田稅歲入之數。年年比對。及至九年

之後其必九年無正通計九年之歲入。其最多者爲上上

雍州其最少者爲下下揚州然地之嫩惡。跬步以殊。雍州

未必無瘠田。揚州未必無肥田。禹之田制既分九等。則雍

州之內亦有九等。揚州之內亦有九等。而通執九州第其

高下則九州之爲九等如經所言故史臣載其大綱略其
細目也若云雍州之田都是沃壤揚州之田無非棄地豈
理也哉○其細目分等之法各國各鄉每畫一井錄其歲
入之數及至九年之後以其居中之數定爲恆率假如甲
乙丙年
收三百斛丁戊己年收二百五十斛庚辛其恆率最高者
爲上上其恆率最寡者爲下下孟子所謂較數歲之中者
此之謂也○若然地有肥瘠民產不均故周禮遂人別置
萊田以補其瘠此必三代之所同也

地官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

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

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

晦餘夫亦如之

賦法亦通執九州通計九年而第其大綱如田法也其本
州之內又分九等別其細目如田法也禹貢一篇但舉宏
綱不列細目乃章句腐儒每云冀州之民皆應上上之賦
揚州之土都係下下之田不亦謬乎○其謂之上錯三錯
何也九年比較之時揚州之賦或入中下梁州之賦或入
七九也比較之時其驗既然故載之經典有若定制然此
亦舉其宏綱推知細目耳若云一州之賦盡皆三錯則八
州之賦未嘗獻之於天子各國諸侯各收其國之賦而用之上錯三錯辨

之何為

古今諸儒並以厥賦為田稅無有一人或取異議者以篇

末有百里賦納總一節明以粟米為賦也然周禮九賦揆

以漢法雖為口錢其在周時或徵粟布或徵泉貨况於虞

夏之世厥賦之兼徵粟米可勝言哉井田之稅不問遠近

皆納稷稊米三品見於國語下文見而廛里之賦持分遠近

遠者納精近者納粗此其所異也○且凡輸官之法勿論

稅賦皆於本地納于有司載師閭師遂人旅師等未嘗令民直納于

京城也又詳下賦納總節

或曰兗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明賦出於田也作者農作也

余謂水害偏重耕作最晚則其屋宅人口之賦亦當停免
元種果曰園種菜曰圃菜田牧田皆待耕作而后可徵其
賦充州之賦之必待耕作不亦宜乎

田則是稅賦則非田故田而賦之者春秋譏之即春秋數
句曾不一覽每云厥賦出於厥田不亦難乎

魯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左傳云季孫欲以田賦使丹
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
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禮而貪
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何休云田謂一井之
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

以田為率矣注公羊○鑄案我邦田稅本用猶道不滿什

一田一結稅中葉以來始行大同之法一結之田例輸

米十二斗田結之名其後無名之賦日增月衍皆以田

結徵之此所謂用田賦也

國語載仲尼之言曰答問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

其遠近砥平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任力以夫而

議其老幼謂徭役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

過也義詳下賦

用田而賦仲尼方且大驚指為怪變書之春秋而談經論

道者猶曰田賦田賦亦与仲尼異矣國語所載仲尼之言

尤益明覈稅曰籍田賦曰賦里夫曰任力八字打開三條

鼎立其在傳記曰井地之稅曰廛里之布曰力役之征其

在唐法田稅曰租戶布曰調身功曰庸雖名稱屢變而源

流未溷今之讀書者猶曰中中之田可徵上上之賦豈理

也哉孟子論井地曰國中使自賦此布錢布之雜賦也非以田稅為賦

冀賦之為上上何也王畿千里民物輻湊貨賄繁興故所

斂九賦自與諸州不等耳蔡乃云場圃園田漆林之類冀

獨征之若然八州諸侯其將坐擁虛器獨守廉節而祭祀

賓客之用亦與民並耕而出之也寧有是理

我邦之法民口蕃殖而莫之賦焉第宅翬飛而莫之賦

焉山澤無禁馬牛無籍于樹梨柿千樹棗栗漫山被野
而莫之問焉惟執罷癘殘疾鰥孤惇獨無告之窮民載
之軍簿剝膚椎髓歲徵錢布以補軍支黃口白骨怨咨
徹天而有或爲戶布口錢之議者指爲弘羊議置烹典
總由禹貢一篇原來誤讀而周禮春秋莫或闕觀故鹵
莽至此耳可勝歎哉

島夷皮服

梅云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陸害。蔡云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

中國被水害而海島晏然何則一拳之山環以大海水流
尋丈已入滄溟安所爲患梅說竒矣然且冀州之境未嘗
濱海惟今遼東山海關一角僅與海接然皆小島安有島

夷○我○東○夷○之○人○也○島○夷○之○事○我○則○知○之○凡○島○無○皮○何○者○
狐貉不踰海羔羊不宜土所僅有者犬皮耳以犬皮之服

貢于天子有是理乎蔡說迂矣

鄭本作鳥夷訓之為東北之民見古此說是也大戴禮云

山戎息慎東挹婁肅慎之等本皆皮服故號曰靺鞨靺鞨

者犬皮之袴也令我邦北道之民猶服此服蓋遺俗也今

羅之民亦服犬皮然與冀州無涉鳥夷皮服鳥夷卉服蓋所以記殊俗於

水害貢案兩無當矣皮服者全身用皮而不用布帛與裘不同

夾右碣石入于河梅云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

其石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

蔡氏貢道之說可正古訓之謬然冀州之北本無諸侯安
有朝貢設有諸侯繞出醫無閭之北自遼東而遵北海古
以今遼河以入于河萬無是理此一節承上烏夷皮服而
爲北海言之也惟烏夷欲朝冀州其路空然烏夷卽肅肅之類○碣石有
二王應麟地理通釋以在平州府者爲右碣石以在遼城
縣者爲左碣石

但蔡傳以八州貢賦都入帝京貢則可矣賦可然乎當時
八州之地萬國星羅爵祿餼廩皆仰地出盡以輸京國將
何賴雖是九賦之貨尚或難之况蔡以賦爲田稅田稅者
井地之所出井地所出盡以輸京有是理乎仍以宋眼仰

視。堯。天。江。淮。轉。運。之。法。未。免。信。筆。而。書。之。也。
惟。是。九。州。貢。道。皆。以。水。路。爲。歸。濟。滌。淮。泗。江。沱。沔。洛。畢。竟。
達。河。而。後。已。豈。萬。國。貢。篚。航。而。不。梯。乎。去。賦。而。貢。其。物。不。
腴。何。必。水。道。之。由。乎。若。云。八。州。之。牧。都。聚。本。州。內。諸。國。之。
貢。篚。漕。以。海。航。則。萬。國。諸。侯。皆。作。附。庸。之。君。不。能。自。達。於。
天。子。有。是。理。乎。竊。嘗。思。之。禹。貢。者。治。水。之。書。也。治。水。之。前。
洚。水。汎。濫。源。流。錯。亂。禹。旣。治。水。脈。絡。森。整。條。理。疏。通。於。是。
江。淮。河。漢。綱。紀。四。國。而。天。下。水。路。皆。可。相。通。茲。所。以。持。詳。
水。路。而。略。於。陸。路。也。豈。必。萬。國。貢。篚。仍。無。陸。運。者。乎。

怪石

梅云好石似王者。林氏云怪石之貢誠可疑

怪与怪通石似王者也其文理瓌譎故得是名釋文云砥
蔡傳疑之何也豈艮嶽之奇太湖之詭禹亦悅之乎無是
理也

卉服

梅云草服葛越木綿之屬

織貝

梅云織細紵貝水

名詩云貝錦是也

貝錦之解本是鄭說見古訓未可易也梅只見織一字知其

為細紵何其靈也○南史海南諸國傳林邑國出吉貝吉

貝者樹名也其花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作布布与紵

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唐書南蠻傳吉貝草也緝

其花為布粗曰貝精曰氎

雲土夢作人

毛云雲土是地名韋昭曰雲土今為縣地理志江南有雲杜縣若云水去

土見則雲夢大澤也豈見土乎

說亦近是然水害未去則近澤之地都成沮洳禹既濬澮濬川則水去土見何為不可雲夢者地名也澤因地得名不必龍蛇之窟一朝成陸然後方可謂之雲土也

包匭菁茅

梅云包橘柚又云菁以為菹茅以縮酒疏云史記管仲之說此乃懼桓公耳

非荆州所有也蔡云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

梅但見包一字知其為橘柚何其靈也周禮醢人誠有菁

菹然沙田野圃隨地皆好何必遠克貢額

管子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

之吏環封而守之守產茅之地禁號令諸侯曰諸從天子

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必包菁芑一束以為禪藉以菁芑藉地

諸侯載其黃金爭走江淮菁芑一束而百金天子之吏專其利

史記封禪書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

因設之以事說為理所無之說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

以為盛謂粢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以為藉東海致比目之

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封禪桓公乃止孟康曰茅所漢謂靈茅也

書同○南史江夏王劉義恭傳云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

石頭西岸義恭勸封禪上甚悅宋史真宗紀云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岳州進三脊茅

○沈約詩曰雕芳卉之九衢實靈茅之三脊○本草云香

茅一名菁茅一名瓊茅離騷云索瓊生湖南及江淮間葉

有三脊水經注泉陵縣有○楊慎曰管子秦漢之君因而

求之楊馬之文謹而志之是可發衆謂菁茅○鏞案三脊

茅之說再見於管子之說其一專利之謀也其一封禪之

諷也孔穎達楊升菴遂執封禪之說謂三脊茅之說本是

假設過矣杜預云特令荆州貢比目之魚亦現生東海非

假設也謝氏封禪儀注表云海鰈咏流江茅吐蔭

桂林泰山鄆林采父香必苦參之虎似子

之矣



